

## 进山

## 寒梅

■潘敏

我们在山下，几经打探，只有一条土路通往麦崩山上。

车是由东柱开的，这个皮肤发白的男孩子，开起车来倒有一些血气方刚：总是看不得前面有车挡着。刚上山时，山势缓和，我们的车，就开始撒野，一刻不停地追逐着前面的车辆，整车的人都被颠得东倒西歪。我赶紧把车窗关上，生怕自己被颠出窗外。窗外，道路逼仄。自己一旦被颠出去，那就只有顺势滚到山脚下去了。

烈日炎炎，车窗关上，路上就多了一厘行走的蒸笼，热气腾腾的车内，每个人都在散发热气，每个人的毛孔都在往外冒油。我们没办法超车，跟前车又近，轮胎下翻飞的黄土干沙，没入车内，四下弥漫着焦灼的气味。

大家开始沉默，再这样下去，车散架，人也非散架不可。我正想着，前面就奇迹般地亮出了一截柏油路，我们毫不犹豫，大刀阔斧碾压过去。奇怪的是，前面那辆车，飞也奔似的，头也不回，仍旧沿着土路往上赶。

正在纳闷，我们的车就被逼停了。眼前是进山的沟口，设置了严实的路障：还发表了警示：前方塌方，一切车辆不得通行。蹒跚起步，只能遥遥地看看：巨大的山体滑坡处，一只挖掘机，孤单地扬起大大的爪子，一勺一勺地挖着，孜孜不倦。天知道这样挖下去得用多长时间。

默默调头，又乖乖回到了那条土路上。没有了对手，东柱反倒从容了下来，路也跟着宽阔了。车越往上开，路不再只是浮于山体表面。几个转弯之后，我们算是向山里推进了。

山里，山里的景象——不同于那些茂

密的森林，树木参天；白天和夜晚一样的浓重；尖起的耳朵，四下探听；每一步小心翼翼都会发出的声响……

这里，有如世外桃源的豁然开朗，视线跟着就开阔起来，植被也越来越丰富，还有交织在耳边的，各种浓稠的声音，细辨像是：水声，隐藏在哪里，哗哗作响；蜂鸣，成群地扇动着翅膀，引得山谷都在动荡；还有天上划过的飞鸟，自由鸣叫……我们赶紧按下车窗，透出脑袋，四处探望。

像是另一个人口，世界敞开了。

站在山脚下，大山如同沉睡的巨人。沉重的肉身陷入无限的孤寂之中，荒凉，又一毛不拔，太阳永无休止，照射得它尘埃四起。看起来那样焦燥不堪，什么都无能为力。然而，这徒有的其表，只是虚晃的外壳。巨人所有的活力都深埋于它跌宕起伏之处。那些隐藏的暗流，在深处默默涌动，是某种力量的源泉，维持着山体内部有序运转；那些被深埋的种子，还未被唤醒，它们被包裹在最黑的土里，温暖湿润；在山野才有的平凡存在：野牛、山鸡，巧妙伪装，在太阳的阴影里，闪烁着宝石般的眼睛……四面都是山谷，我的内心雀跃，磅礴高歌。

一路上都在睡觉的杨老师也按捺不住了，终于跳下了车。

忘了说，我们的车早在一堆路牌前停下来，踟躇不前。全车的人，除了我，都在艰难地猜测这堆路牌要指明的方向。

路牌拥在十字路口，四面八方，前后左右，都有所指向。上面写着“呱嗒沟”（这个村名让我笑话了半天，一听就是随意取的嘛），“厂马”、“为舍”等等，唯独不见我们要找的“昌昌”。

我们早在沟口时，碰到过一户人家，扬着手往天上一指，说：“你们沿着这条路

走就对了。”于是，我们也很听话地一直顺着路走。到后来，三十分钟过去了，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，一个人也没有……才开始担心起来。

杨老师跳下车，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。前后左右，东跑西看，以为伸长了脖子，就能找到手机信号，试着打了几通电话，再回到车上时，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了。杨老师指挥着，车子欢畅地跑起来，大概十来分钟，看到了水泥路面，像烟火发出信号一样，就这样我们重回人间——这里是昌昌，后来又分别去了为舍和厂马。

每一个村，我们都没有能够做过多的停留。即使是这样，回想起来，那些日子，仍旧像是被时间割裂开了，清晰明朗的，精拣细选，放在了一边。

每个村口，来迎接我们的，都是老人。这些住在山上的老人，穿着深色衣物，朴素干净；他们皮肤黝黑，鼻梁突出，眉目间千沟万壑，皱纹深嵌；他们的双手粗糙，关节粗大。我们对话，关系到他们的生活，我倾听，疑问，赞叹……他们小心翼翼，就连我发出的“哦”“啊”声，都一一给予回应。

他们带着我们去家里，参观每一个角落，除了存折以外，每一项财产我们都清清楚楚：客厅里的沙发、大彩电、大冰柜。穿过黯淡的楼梯，爬上楼顶的粮仓，他们以之为傲的——一整墙的猪肉，一整头一整头生猪，从脊椎处剖开，破成两半，一半一半地晾晒。在我们面前，老人用指头对着猪肉数起来，那个认真的样子，就像……就像，我数折子上头余额有几个零似的。

我们的午餐，是一道年代久远，工序复杂的菜——“香碗”。还有早已被冻得如石头般僵硬的鱼，鱼应该是提前去山下

买上来的。几个佝偻着的背，隐没在浓重黑暗的厨房里好一阵忙碌。时不时听得蒜香、葱香。摆好碗筷，我们上桌。这是满满一桌，男人们才能做出来的菜。同样的菜式各盛了三碗，鱼肉，一坨一坨；腊肉，也油气十足；堆尖的“香碗”放在中间。还有酒，是盛在盅里的，四溢着浓烈而刺激的味道。他们碰撞酒盅，当当作响，然后喝得滋滋有声。

门外，朵朵和之哥带着的飞行器，嗡嗡地飞了起来，他们也放下碗筷，涌向院子。这是他们在熟悉了电视、手机之后，又一稀奇的玩意儿。所有视线一并扯上了天，又一齐看着它呼呼降落。

回过头来，他们又安然而坐了。喝酒、聊天。我们坐在其中，却与他们断然分割。在他们面前，我们是年轻的，也是无知的，他们的前半生有怎样辽阔？这与后半生又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连。

我们一无所知，不熟悉这里的土地，不知道这样的土地会撒下怎样的种子，结出怎样的果实……我们所了解的，也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我们，连他们的话都不曾听懂。

这里只剩下老人们了。清晨或是傍晚，大山陷入比平常更静的万籁寂静，山脉的呼吸缓慢而又深远，老人们感受着这样的脉搏，想像自己的身体仍然年轻，早起、劳作、牧牛、放马，这一方深重的宁静孤寂啊。关节粗大，一动起来就咔咔作响，腿脚远也不如以前利落，青春早已远离。生命，不再是呈现出一种活力的姿态，而是以一种惯性在缓缓向前。他们的身后，曾经庞大的、盘根错节的生活，足够支持他们走过以后的岁月。

这是去年，我们到过的地方，但现在想起来，似乎又从未来过。

■缪晓利

大寒，太阳到达黄经300°，天气寒冷到极点。

古时，寒冬是最难熬的，但先民们却把这段时间过得极为喜庆和欢乐。人们忙着赶年集、买年货，杀年猪、熏腊肉，贴年画、迎灶神，并纷纷准备各种祭祀贡品，慎终追远，用香火来接续人间的烟火。

而古之文人高士，却喜于雪霁霜晴之日，去为这茫茫雪冬寻求另一份生机，另一份希望，那就是——踏雪寻梅。

梅，冰肌玉骨，为天下尤物，令人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以故，古人也常以梅花寄寓向往，寄托人生。

北魏景明二年，公元501年，陆凯带兵过梅岭，立马于梅花丛中，见寒梅傲雪，风姿出神，又恰逢南北驿使，忽念起好友范晔，遂折梅一支，复作诗一首，一并装入信袋交付信使。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读罢此诗，又见那已干枯的梅花，身在陇头的范晔不禁热泪盈眶，情不自胜，他无法不感动于友人这份超越民族超越国别的一往深情。

李清照爱写梅花词，因为她的一生，都在雪里，都在梅中。十八岁那年，她嫁与大学生赵明诚，过着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的优裕生活。但谁能想到，优裕转眼成忧郁，突如其来的靖

康之变，让当年那个误入藕花深处的活泼少女，国破夫亡，人比黄花瘦。“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，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”，唯有梅花，让她还能于睡梦中挂一丝微笑，还能于追忆中带一份坚强。

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，这两句写梅花的诗，曾让毛主席魂牵梦绕。高启用他极为精妙的手笔把梅花描摹得如此高妙，却因“虎踞龙盘”四字触怒了明太祖朱元璋，被施以腰斩之刑。孰知，高士在刑场上飞溅的那一道血红，却又给这梅花平添了一笔厚重。

踏雪寻梅，是古人易得的现实，却是我们难得的诗意，因为如今，如若穿着时装拿着手机去踏雪寻梅，未免有些不合时宜。因此，我们不妨踏古寻梅，去古籍中寻一寻梅妻鹤子的林和靖，找一找雪落破帽的辛弃疾，看一看身化千亿的陆放翁，遇一遇踏雪而行的秦少游，去寻求那一份长留于冰天雪地里的高贵与孤傲。

你定能遇见他们。因为古人一旦动了情，他们便随时能在冰冷的历史中苏醒过来，并穿越时空，奏响你的心脏。而这契机，不过在于你是否与之相遇，并是否与之心有戚戚。

梅，是冬之骨，如此臃肿的冬天，竟借一束束梅花，给撑了起来。大寒，覆天地以冰寒，唯梅花以压轴。

## 温情腊八粥

■吴建

一年一度的腊八节又到了。遥望家乡，我思绪悠悠。

孩提时，每年农历腊月初八，母亲总要给我们煮腊八粥。那时家庭条件差，买不起桂圆、莲子、核桃等果仁，母亲煮腊八粥所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农家土特产，如红枣、花生、玉米、芝麻、白菜、赤豆等，虽然尽是些“土老货”，但吃起来仍然十分香甜可口。

记得那时母亲在腊月初七的晚上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淘米、泡果、剥皮、去核、精拣。然后在下半夜开始煮。母亲先把不易煮烂变软的红豆、绿豆下锅，用小火不急不躁地熬煮，待它们膨胀了，再加入糯米。当粥沸滚之时，母亲用长柄勺勤加搅动，以防粘锅底。再用微火炖，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，腊八粥才算熬好了。母亲先盛一碗腊八粥敬神祭祖。然后才给我们姐弟几个每人盛一碗。而她自己的一份则舍不得吃，而是送给村里的五保户王奶奶。母亲说：这腊八粥本来是佛庙的和尚手持钵盂，沿街化缘，将收集来的米、豆、枣等煮成腊八粥分发给穷人，穷人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。自己把粥送给别人吃，那是为自己积德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成家立业的我也让妻子熬过腊八粥，但总是熬不出母亲熬制的那种特别的味道，所以每近腊八节，母亲的腊八粥总是牵动着我的思绪。可母亲前不久遭遇车祸，右手腕被撞成粉碎性骨折，用石膏绑着，动弹不得，怎么可能为我们煮腊八粥呢？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询问了母亲的伤情。母亲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们别挂

念。”接着她问我：“快到腊八节了，你是不是想吃腊八粥了啊？”知子莫如母啊，我说：“您手骨折了，怎好煮粥呢？今年就算了，以后还有机会吃的，您还是多保重吧。”又与父亲聊了一会儿其他的内容便挂了机。

到了腊八节的早上，我还在睡梦中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还不到六点，是谁这么早有事呢？我接通电话，原来是父亲打来的，他让我们回家去吃腊八粥。我惊愕：“是谁煮的腊八粥啊？”父亲笑笑说：“是我和你妈做的啊。”我心头一颤，没再问什么，连忙穿衣下床，和妻子驱车赶往二十多里外的乡下老家。刚到村口，就远远望见母亲倚在家门口翘首盼望。我加快速度将车驶进老家的晒谷场上，下车扶住母亲问：“妈，您冷不冷啊？”母亲说：“不冷不冷，你们快进屋坐。”父亲一边打水给我们暖手，一边告诉我们：“你妈说到了腊八节不吃腊八粥是不吉利的，她不听我的劝阻，早上4点钟就起来和我一起煮腊八粥。我烧锅，她在灶上用一只手配料，忙了两个多小时呢。”听着父亲絮絮叨叨的叙说，看着母亲吊着的手臂，我的眼角一片潮湿。当父亲揭开锅盖时，一股再熟悉不过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品尝着香喷喷的腊八粥，儿时的幸福感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。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母亲美滋滋地问道：“香吗？”我和妻连声说：“香，香，喝在嘴里，香在心里啊！”是啊，一样的糯米，一样的八种配料，我却觉得今天的腊八粥比以往所有吃过的腊八粥都香、都甜。

哦，这渗透着亲情融入了母爱的腊八粥，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。



## 鹅公岩大桥

■韩甫

像这一座桥，我们彼此渴求跨越  
那灯火之间的空虚  
在横亘城市的江水上闪烁

而此刻，直升飞机的螺旋桨  
就升起轰隆的声音，而一列火车  
和另一列火车，相互奔向  
自己的远方

呵，那隐藏在黑夜之中的  
喧沸的人声，那些躲避起来的  
深陷的沉默和幽思

在长江的边上，有两个人  
注释一座桥，像那一江的水  
静静地流淌

一半逡巡于回龙湾，一半  
在那一边不驻足地回望  
呵，那一座桥，居然就灯火辉煌



盛世鹤舞。 苗青 摄

## 雪花

第2265期

## 村子是什么

■董国宾

我想知道很多事，最想知道村子里的事。村子是什么，多少次在村口伫立，看着夕阳滑过一排排树梢和屋顶，却从没真正走进去。

一头牛从村口走出来，方方正正的额头，上面长着两个弯弯的角。牛拉了一辈子车，耕了一辈子地，驮了一辈子粮食，把村子里最大的事做完了，却没一句自夸的话。“你看，我做得多好，能让田野变绿，让村子长出翅膀来。”这样自褒的话，牛对一只蚂蚁也不说，总瞪着圆圆的大眼，悠哉地往前走。顶多甩甩尾，从大鼻孔里咻咻地喷一下气。牛不懂表白，更不事张扬，我不喜欢牛。

一条小路从村口伸进去，比田埂宽不了多少，但村子的每个秘密它都知道。哪

家饮足了早晨的头像子阳光，一场风的距离有多远，一片叶子拍打另一片叶子，这条小路都有记忆。

村子里雄鸡最美。着一身华丽的外衣，醒红的鸡冠高高挺立。牛、马、驴、铁锹、锄头、轱辘，还有爬来爬去的蚂蚁，只知道哪些事没做好，有哪些事要去做。雄鸡会唱歌，说出的话最动听。它为卖力的牛歌唱，为奔跑的马歌唱，为调皮的驴子歌唱，也为铁锹、锄头、轱辘歌唱，还为默不作声的蚂蚁歌唱。它能把好听的话说出来，谁做了什么，将要做什么，都能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。

我只在村子里呆了几个早晨，其余的时光，由牛、马、狗，还有树，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掉。有了持续观察，我才知道，美丽的雄鸡，只管把天叫亮，把村子叫醒，然后就去奔忙了。它顾不得多说一句话，

与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物一样，埋在没完没了的事情里度年月。雄鸡颠覆了我最先的认识，我不喜欢还责怪它。

年轻人在路上奔走，中年人在一块地里干活，老年人身穿翻羊皮袄赶羊出去了，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，狗甘愿留下来看家护院。先是守护在自家门口，又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，还跳到最高的土堆上，警觉地观察动静，狗的忠诚让村子里来之不易的仅有的财物免遭损失，但我还是讨厌狗。它性情耿直、暴戾，对大大小小的事物不由分说，从不温婉地表述意愿，好话恶话统统拒之门外。

树，密集在村子里，巴掌大的地儿就能扎下根。村南头，村北头，牛棚边，草垛旁，都有一天一比一天长高的树。风吹过的地方，太阳晒到的地方，飞鸟滑翔的地方，都有树的影子和记忆。阳光、雨水、风沙，牛

车、锄头、檐苔墙莓，飘逸的炊烟，走远的早晨，村子里每一样东西，树都见过无数次。一天风折断了树枝，一天顽皮的孩子朝树的腰杆猛砍一刀，树仍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了一辈子。我喜欢浮游的云，漫飞的鸟，不喜欢树那样忧伤地想事情。

一片零乱的房屋中间，悄无声息地开着一朵一朵的枣花，开过了头，仍是一丁点的小碎花。好像有些犹豫不决的事情没想好，永远不能从童年里走出来。它不会大声说话，更不会歌唱，更不会追逐一场风，更不会剪下一片云。枣花只是默默地开着，从不招蜂引蝶，简单又单薄，我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

我在村口徘徊，看见一个个走远的早晨，一个个走远的黄昏。看见一场风从村子一头刮到另一头，一枚枚叶子卷起又落下，我仍不明白村子是什么。